

NAME

EP 490 8/20/26.mp4

DATE

August 21, 2026

DURATION

1h 16m 10s

12 SPEAKERS

Del Bigtree

Jenn Sherry Parry, Executive Producer

Male News Correspondent

Female News Correspondent

Male Speaker

Jefferey Jaxen,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Donald Trump, 45th & 47th U.S. President

V.N. Trinh, PHD,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African American and African Studies

Robert F. Kennedy Jr., U.S. Secretary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Female Speaker

Dr. Paul Offit, Children's Hospital of Philadelphia

Melissa Kupsch, BSc (Hons) Hom, Homeopathic Practitioner, Founder, Remedy Collective

START OF TRANSCRIPT

[00:00:05] Del Bigtree

你注意到这个节目没有任何商业广告了吗？我没有向你推销纸尿裤、维生素、冰沙或汽油。那是因为我希望任何企业赞助商对我的调查内容或言论指手画脚。相反，你们才是我们的赞助者。这是由我们的非营利组织“知情同意行动网络”（Informed Consent Action Network）制作的节目。所以，如果你希望看到更多的深度调查、里程碑式的法律诉讼胜利、重磅新闻，如果你渴望真相，那就行动起来吧。请访问 [ICANdecide.org](https://icandecide.org) 立即捐款。好了，各位。准备好了吗？

[00:00:43] Jenn Sherry Parry, Executive Producer

准备好了。我们开始吧。

[00:00:46] Del Bigtree

开拍。早上好，下午好，晚上好。无论你身在世界何处，现在我们所有人踏上《The Highwire》的时刻了。欢迎大家。献给全世界的所有观众。你们知道，过去这几周我心情相当不错。我得说，我有机会接到了各大主流报纸的电话，当然，他们都想询问关于托尼·福奇援引第五修正案的事，尤其是特朗普的行政命令，以及当下正在发生的所有令人惊叹的事情。我也深知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你们得理解，如果你从2016年初我带着纪录片《VAXXED》踏足美国的那一刻起就处于我的处境，真的，我一直在同媒体对话，我就像拿着球棒的贝比·鲁斯，指向外野看台说：我们一定会赢。而现在他们感到震惊。所有这些我多年来一直在打交道的记者。我总是接他们的电话。起初全是对我的抹黑文章，对我的抹黑，对鲍比的抹黑，对安迪·韦克菲尔德的抹黑。但多年来，情况正在慢慢改变。我跟你们讲，现在的语气完全不同了。他们现在不再带着任何傲慢与虚张声势。他们开始提出真正的问题，我看得出他们有点紧张，担心自己的署名文章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所以，顺便说一句，当我在媒体面前代表我们所有人小有得意之时，我也乐在其中。不过前几天我确实接到了我妹妹的电话，她让我看了一条新闻，简直把这一刻所有的美好都冲刷殆尽了。这让我彻底跌回现实，不禁感叹人们到底是怎么了。我认为，接下来的这条新闻概括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所有荒唐之处。来看看这个。

[00:02:56] Male News Correspondent

有史以来尝试过规模最大的野生动物疫苗接种计划。

[00:03:00] Female News Correspondent

是全球规模最大的野生鸟类禽流感疫苗接种项目。

[00:03:04] Male News Correspondent

维多利亚州的禽流感疫情已经升级，在一只小企鹅检测呈阳性后，这种致命病毒已侵入我们的小蓝企鹅种群。

[00:03:13] Male News Correspondent

我们珍贵的企鹅一直受到致命禽流感的威胁。而今天，我们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00:03:20] Male News Correspondent

企鵝已經死亡。 那只企鵝已經死亡。

[00:03:22] Female News Correspondent

來自維多利亞州的5000多只小企鵝今天將接種兩劑禽流感疫苗中的第一劑。

[00:03:29] Male News Correspondent

為5000多只小企鵝接種疫苗。 不僅如此，還要給它們接種第二針。 所以這是一個需要花費數周時間的過程。

[00:03:36] Male News Correspondent

野生動物保護人員將企鵝從洞穴中抱出來。 它們接受注射，相關信息被記錄下來，還會被植入微芯片。

[00:03:45] Male Speaker

我們希望疫苗能夠奏效。 當然，你知道，這仍然是一片未知的領域。 而且其中仍有許多複雜的情況和風險。

[00:03:56] Del Bigtree

我是說，我不知道，看到這種東西我就想怒砸電視屏幕，我的、我的手機都被摔出裂縫了，拜托，天啊，放過大自然吧。 你們就不能放過那些小企鵝嗎？ 看在上帝的份上行不行？ 我們來看看這篇相關報道吧。 這裡有一些細節。 “5000多只小企鵝將接種禽流感疫苗。 這將如何保護它們？”報道接着寫道，“菲利普島和聖基爾達的棲息地生活着約40000只企鵝。 由於大量鳥類群居在一起，且該病毒具有高傳染性，禽流感構成了重大威脅。”文章繼續寫道，“小企鵝已經面临着來自入侵捕食者的壓力，比如貓、狐狸，還有穿藍大褂的醫生，以及人造光、道路和過度捕撈。 捕捉野生動物給它們接種疫苗十分困難，尤其是因為禽流感疫苗接種需要捕捉兩次，”——至少目前是这样。 最後可能得打十劑，因為這疫苗太爛了。 然而，小企鵝不會飛，它們群居生活，夜間會返回同一個洞穴，這使得它們更容易被捕捉和接種疫苗。 我都不知道該從何說起了，我也不想耗上一整天的時間。 但我只想说一句。 首先，這和人類疫苗或者針對人類的新冠疫苗項目一樣愚蠢。 但牽扯到這些無辜的小動物，是不是讓人覺得更加惡劣？ 你知道，這讓我想起了那個老的人造黃油廣告，就像‘絕不要招惹大自然母親’。

[00:05:29] Del Bigtree

一道閃電划破長空。 呃，這能出什麼差錯呢？ 首先，讓我們來指出這個愚蠢的故事。 在澳大利亞的40,000只企鵝中，有一只被發現死亡，經過調查，他們發現它的新冠疫苗檢測呈陽性。 現在，就像在新冠疫情期間的人類一樣，我們根本不知道這只企鵝是怎麼死的。 我們不知道它是否死於新冠。 我們只知道它死時攜帶着新冠。 據我們所知，這只企鵝可能是死於摩托車事故，但沒人報道這一點。 我們直接就推定它是死於，你知道的，H5N1禽流感。 所以現在我們得給它們全部接種疫苗。 我很喜歡最後那個傢伙說的話。 比如，“我們其實並不清楚這會有多大成效。” “這有點像個實驗。” “這裡有許多技術細節我們一無所知。” “所以隨着時間的推移，我們最終可能會讓40,000只鳥從地球表面徹底絕跡。” 呃，但我想指出的是，這恰恰表明我們已經遠離了大自然，發現自己離上帝有多麼遙遠。 因為顯然現在全世界的每一位醫療專業人員都忘記了一個簡單的事實：我們人類和這顆地球上的每一種動物生來就擁有免疫系統，而企鵝之所以至今仍然存在於澳大利亞這片島嶼上，是因為從來沒有任何病毒席卷並消滅過島上的所有企鵝。

[00:07:04] Del Bigtree

原因多得很，比如穿着白大褂在夜間打擾它們以及城市燈光等其他40,000種因素一直在導致種群數量減少，但絕不是病毒。 那這究竟是怎么回事？ 為什麼它們需要接種疫苗？ 所以我們現在就走到了這一步。 我們正陷入這樣一種境地：人們以及現在讀大學的幾代年輕人都想當然地認為，獲得免疫力的唯一途徑就是接種疫苗。 實際上，摧毀真正人性的唯一途徑才是通過接種疫苗。 那些企鵝之所以能生存在那裡，真正的原因是它們自古以來就一直在感染禽流感。 它們正在與所攜帶的禽流感共同進化。 你們真的想去破壞這個系統、破壞它們所具備的免疫力嗎？ 是的。 它們必須感染當前的禽流感才能跟上病毒的演化。 但疫苗根本做不到這一點。 疫苗本質上存在缺陷，因為你必須接種兩劑。 你猜怎麼着？ 根本不需要接種兩劑。 它們不需要感染兩次。 一旦它們感染並產生免疫力，這種免疫力就會維持很長時間，直到病毒發生某種演化，然後只需順應過渡到下一個版本。 當我們都在為禽流感從動物傳播給人類而恐慌時，我們為什麼不干脆繼續在實驗室裡對流感和禽流感做研究，看看能不能讓它傳染給人呢？ 因為這怎麼可能會出岔子呢？ 但話又說回來，他們現在干的不就是這個嗎？ 大多數疫苗都是漏損疫苗。

[00:08:29] Del Bigtree

我們看到這種情況越來越普遍了。 事實上，我們甚至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孩子實際上感染了麻疹，只是因為接種了麻疹疫苗而沒有任何症狀。 所以我們甚至不知道我們到底有沒有消滅過任何疾病。 我們不知道我們是否在建立免疫力。 但我們確實知道，我們已經失去了曾經擁有的群体免疫力——當年爺爺奶奶得過一次麻疹后就終生……對麻疹免疫了。 那才是群体免疫。 現在麻疹以及我們給人們接種的每一種愚蠢的疫苗，都得打大概五針加強針。 但現在我們竟然還要把手伸向野生動物。 現在我們要開始去折騰野生動物，確保它們也獲得制藥業強加給你的那種劣質、可悲的免疫力，而不是讓所有生靈延續至今的那種終生、強大的免疫力。 這能出什麼差錯呢？ 好吧，如果你給動物接種一種只能阻斷有症狀傳播——我是說只能減輕症狀而不能阻斷傳播的疫苗，它們依然會感染疾病（就像我們的大多數疫苗一樣），那麼我們可能會發現自己陷入這樣一種境地：就像新冠疫情一樣，我們把全世界所有的動物都變成了“功能獲得”實驗室，病毒在其中持續存在，細菌在壓力下被迫演化。 但在這種非……你知道的，非清除性免疫的作用下，病原體在這些動物體內不斷增強並發生突變，而我們卻只能站在一旁干著急。

[00:10:02] Del Bigtree

我們可能正在製造致命的病原體，並創造出再也無法保護我們免受其害的宿主，因為我們阻斷了原本用來保護我們的免疫力。 我認為事情正在朝這個方向發展。 這只是那些絕頂聰明的人拉着我們所有人一起跳崖的無數種方式之一。 所以我不知道這種愚蠢行為何時才會結束。 我只知道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像這樣的新聞讓我惊醒，讓我意識到。 好了，戴爾，別再沾沾自喜了。 我們回去干正事吧。 說到回去干正事，接下來有一場精彩的節目。 梅麗莎·庫普斯即將做客節目。 她真是一位顺势療法大師。 她來自澳大利亞，是該領域播客界的重要聲音之一。 她正致力於在奧斯汀、全美各地以及澳大利亞開辦顺势療法醫院。 我們還將討論疫苗接種問題。 你知道嗎，我聽說許多人通過顺势療法治好了他們的損傷。 我們會聊聊這個。 但首先，是《杰克森報道》時間。 好的。 可愛的小企鵝真能让你的一天在激憤中開始。 杰弗里，把我拉回現實吧。 人類世界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噢，聽不到你的聲音。 我想你靜音了。 稍等。

[00:11:43] Jefferey Jaxen,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是的，当你跟我提到那个故事时，我说，这…… 这太夸张了。 我做不到。

[00:11:49] Del Bigtree

你办到了。 跟你说，这次由你来吧。

[00:11:53] Jefferey Jaxen,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确实如此。 实在太过分了。 实在太离谱了。 好的，德尔。 嗯，我认为很多公众都希望从失败的疫情应对中翻篇。 但还有一些事情。 我们必须去处理。 对福奇来说，其中一件事就是情况一直在变得越来越糟，因为现在他的高级顾问戴维·莫伦斯博士已经承认在疫情应对期间欺诈美国。 这是司法部的新闻稿，我直接念给大家听。“前NIAID高级官员对与Covid-19大流行期间隐匿联邦记录相关的指控认罪。”继续看下去，上面写着：“根据其认罪协议，在NIH终止向同谋一发放资助后，莫伦斯、同谋一、同谋二、另一人及其他人于Covid-19大流行期间合谋欺诈美国。”这些人是谁？ 嗯，我们可以想见是彼得·达萨克、一个叫戴维的人以及安东尼·福奇。 所以除了莫伦斯之外，这些人没有认罪。 然而，认罪有两种类型。 有一种是直接认罪协议，另一种是合作协议，他们会反水倒戈，把其他同谋供出来。 那么这种情况发生了吗？ 我们无从得知。 但这将很有看头。 如果他们打算利用莫伦斯顺藤摸瓜去查福奇、去查达萨克以及其他这些人。 我们会持续关注这一点，因为这是这个事件中尚未被揭露的部分。 但现在这已经不再是阴谋论了。 这些人……他刚刚承认了共谋。 如果你不知道戴维·莫伦斯是谁，让我们回看一下这里的邮件。 让我们看看他自己的原话。 这些是没有向公众公开的邮件。 这些是内部邮件。 戴维·莫伦斯博士这样写道。“你说得对。 我需要更加小心。 不过，正如我之前提到过的，我从我们这里的《信息自由法》（FOIA）经办女士那里学会了如何在收到FOIA调取申请后、但在检索开始前让邮件消失。 所以我认为我们都是安全的。 另外，我在将那些较早的邮件发送到gmail D之后，已经把它们大部分都删除了。”

[00:13:43] Del Bigtree

除了提到我把其他邮件全删了的那一封，我全都给删了。 真是天才，你真是天才。 黑帮最害怕的就是这种人，对吧？ 这简直就是…… 总会有这么一个蠢货把整个宏伟计划彻底搞砸。

[00:13:59] Jefferey Jaxen,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对吧？ 而且在兰德·保罗最近公开的大量文件中，我们还发现了一封新邮件。 比尔·盖茨在疫情期间给福奇发邮件，请他修改自己关于疫情的新书。 然后福奇转手把它交给了莫伦斯。 而且他的原话真的是这么说的。 福奇对比尔·盖茨是这么说的。 我先跳过这一段看下面。 但他写道，我把手稿——比尔·盖茨的手稿——“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交给了我一位信任的同事，他在阅读后销毁了手稿。 他的名字是戴维·莫伦斯博士，他读完了整本书，并对每一章都提供了意见。”当然，那就是你的…… 那就是你的垃圾桶。 那就是你的——那就是你的清道夫啊，老兄。 负责帮你们把东西销毁抹去痕迹。 那个人就是戴维·莫伦斯博士。 哇哦。 那我们接着往下看

[00:14:38] Del Bigtree

我们来看看他说的两点：‘值得信赖的顾问’和‘销毁了那份文件’，全都在那一句话里。 我真觉得有意思，福奇现在表现得就好像‘我几乎不认识那个人’一样，但这绝对不是事实。 而且，你知道，说实话，在我们继续之前，我一直在说，罗恩·约翰逊——如果你在听的话——或者兰德·保罗，我认为现在是时候去传唤珍妮特·伍德考克了。 还有罗谢尔·瓦伦斯基，我们干脆开始追查这些层级较低的人，因为我觉得他们——我觉得他们会像鸟儿一样全盘招供。 呃，这是——你正在切入正题。 呃，我们从一开始就在紧跟这件事了。 杰弗里。 我今天早上刚对一位打电话给我的记者说过。 我认为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新闻报道。 我们。 这一切现在才刚刚开始。 我们现在拿到了日记和通话记录。 我是说，快告诉我吧。 杰弗里。 我们这周发现了什么？ 但这太令人震惊了。 我是说，在我看来，这让水门事件相形之下都宛如儿戏。 这太庞大了。 牵涉了这么多人，摧毁了我们这个国家以及全世界所有的权利。 所以我不再打断你了。 接下来会如何发展？

[00:15:45] Jefferey Jaxen,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是的。 你知道，随着我们大家都在众包开展这项刑事调查，我想我们可以把这个加到证据堆里：托尼·福奇在疫情期间做了很多谋取个人私利的事。 这是其中的一封电子邮件。 我先从这个讲起。 这是兰德·保罗参议员提供的电子邮件，因为现在我们掌握了所有这些信 息，而且这是在疫情期间，疫苗刚研发出来，获得了紧急使用授权，并开始推广。 福奇在这封邮件里说，随着他参与拜登团队的工作，事情开始有所进展，拜登关心的是要确保他在上任前100天内完成1亿剂疫苗接种。 于是他们开了一个Zoom会议。 我就不把整篇都读一遍了。 他说，我们会有所有人参加会议，你可以在会议中看到所有人。 有罗谢尔·瓦伦斯基、大卫·凯斯勒、时任医务总监维克·穆尔蒂以及索尼娅·伯恩斯坦。 索尼娅·伯恩斯坦是拜登的新冠疫情应对高级政策顾问。 她是拜登总统的核心要员。 现在记住这个名字，因为到了2022年，安东尼·福奇从NIAID卸任了。 这是这里的头条新闻。 他从政府部门卸任了。 他退休了。 他功成身退了。 安东尼·福奇不再参与这些卫生领域的讨论了。 然而，我们看看他的简历，根据他自己这里的信息，一年后，他成为了一家科学顾问委员会团队的成员。 属于一家名为The Vaccine Company Incorporated的公司。 2023年至今。 他仍在那里工作。 嗯，这是个问题，因为拜登在离任前做的一件事就是，他和HHS启动了ARPA，也就是这个高级研究机构项目，他们于2022年启动了该项目。 到了2023年，他们给The Vaccine Company Incorporated拨款了，嗯，2800万美元。 为什么这是个问题呢？ 因为安东尼·福奇就在那个委员会里，索尼娅·伯恩斯坦也是。 她是那家公司的核心人物之一。

[00:17:49] Del Bigtree

哇。

[00:17:50] Jefferey Jaxen,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这引发了一些新闻报道，但并没有真正产生应有的影响力。 这是其中的一条头条新闻。“拜登向其新冠顾问经营的神秘疫苗公司拨款2800万。”但事情还有另一个层面。 注册地址位于马里兰州的一个邮政 信箱。 那么这家公司是在新泽西州建立了庞大的组织和庞大的企业总部吗？ 看起来并非如此。 我们不得而知。 看起来它似乎仅出自马里兰州的一个 邮政信箱。 而且更精彩的还在后头。 路透社报道称，礼来公司——你知道的，就是那家资产达数十亿美元的跨国公司——正准备开始收购疫苗公司。 他们预留了40亿美元用于收购疫苗公司。 当然，其中之一是礼来同意支付高达15.5亿美元收购一家疫苗公司，该疫苗公司正在研发针对爱泼斯坦-巴尔病毒的疫苗。 嗯，所以事情变得更复杂了，因为礼来公司正是彼得·马克斯从FDA辞职离开后去的地方。 所以请记住，在高调离开FDA之后，彼得·马克斯——记住，这位美国顶级的疫苗药物监管官员——加入了礼来公司，

[00:19:01] Del Bigtree

顺便说一句，他拒绝了，拒绝倾听。借此机会我想说，杰弗里拒绝倾听临床试验中所有遭受疫苗伤害的人的声音，比如我们节目采访过的布瑞安·德雷森，她现在负责运营React 19。彼得·马克斯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表现得好像在说，好吧，我为你感到难过，但我们这里根本没有发现任何信号。而我们现在正看到所有这些信号都显现出来了。就在这里。你可以去看真正的彼得·马克斯。我们专门做了一期特别节目，其中包含所有的视频片段，你可以看到他在这些试验和问题发生期间的Zoom会议中，基本上就是在公然否认所讲述的真相。所以他本来就是个灾难。而现在想想看，他看起来——我的意思是，我能说吗——这看起来非常像是在洗钱，或者政府机构与制药行业之间在互相输送利益。干得漂亮，你们两位。现在我们要让你们在退休后成为亿万富翁。我不知道。我的意思是，显然这里还有很多需要调查的地方，但这太疯狂了。

[00:20:00] Jefferey Jaxen,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是的。我想赞扬一下爱荷华州参议员乔尼·恩斯特（Joni Ernst）。她一直在关注这件事。她给小罗伯特·F·肯尼迪（RFK Jr）寄了一封信，要求他对此进行调查。在她寄给他的这封信中，她列出了所有的真凭实据。自从我给她的办公室打电话后，就没有任何消息了。我留了言，也发了电子邮件。关于这项调查，我还没有收到任何回复，但同样，我认为这里有很多唾手可得的线索。我认为这些是我们能够深入追查的方向。鉴于目前曝光的所有信息，那部关于彼得·马克斯（Peter Marks）的纪录片此时此刻可能已经构成了刑事证据。所以我强烈敦促大家回头去看看，因为那完全就是一个犯罪团伙。所以，呃，我本来希望能帮你摆脱企鹅的话题，但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到，因为我们正在从犯罪主谋转向Flock监控摄像头和监视。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必须面对的议题。这不仅仅是Flock摄像头的问题，而是整个数字监控的问题，但出于某种原因，Flock摄像头确实触动了公众心智和整个社会的时代神经。人们对此表现出强烈的抵制。也许是因为这些东西正在到处冒出来。这里有一张2024年与2026年的快速对比图。只是为了给大家展示一下美国的热力图，这就是我们看到的铺设规模，我是说在2024年几乎没有，基本上到了2026年。这可能是引起如此大抵制的原因之一，因为5000个警察局迅速完成了部署，呃，现在正在使用这些设备、接入这些系统，但已经有100个城市拒绝了这些车牌识别摄像头。所以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这个讨论已经一直上升到了总统层面。他最近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及此事。请看。

[00:21:40] Del Bigtree

好的。

[00:21:41] Female News Correspondent

目前关于这些在全国范围内安装的车牌扫描仪存在很多争论。它们被称为Flock摄像头。人们担心警方可能会滥用它们。您听说过它们吗？您的立场是什么？

[00:21:53] Donald Trump, 45th & 47th U.S. President

嗯，目前正在研究中。你知道的，凡事有利有弊，对吧？目前正在进行研究。在接下来的几周内，我们大概就会就我们的看法给出答复。

[00:22:06] Jefferey Jaxen,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所以我的意思是，这确实各有利弊，我很想知道是谁在研究它。这一点毫无疑问。但你知道，接下来的几周我们会密切关注，直到有结果。与此同时，一些政界代表已经在就此采取行动了。比如蒂姆·伯切特（Tim Burchett）。他正在提出自己的法案来阻止这些Flock摄像头。嗯，他正试图禁止将联邦资金用于Flock摄像头。他还在敦促其他州也这样做。国会议员托马斯·马西（Thomas Massie）也推动提出了相关法案。他们试图做的是剥夺那些使用Flock摄像头的市政当局和警察局获得联邦资金及安全拨款的资格。这是一件大事。这是在切断他们的资金来源。他们确实掌握着财政大权。所以他们正在利用手中的筹码试图阻止这一切。但随着这一事态的推进，更深远的影响是什么？嗯，这是一位俄亥俄州的教授最近就在Flock摄像头以及我们在美国的基本权利作证时的发言。来听一听。

[00:22:58] Del Bigtree

好的。

[00:22:59] V.N. Trinh, PHD,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African American and African Studies

依我的专业见解，Flock系统是对我们权利的反乌托邦式侵犯。我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它颠覆了警方原本应有的运作本质。在传统的侦查中，应当是先有罪案发生，然后刑警确定一份合理的嫌疑人名单，接着对这些嫌疑人展开调查。但在Flock系统之下，我们所有人——在座的每一个人，每天，每次坐进车里——都在因所有潜在罪名而随时处于被调查状态。这样一来，当罪案真正发生时，警方就已经掌握了一份预先调查好的嫌疑人名单。那就是你。那就是我。那就是在座所有坐进车里的人。那就是这座城市里的每一个人。因此，在今天的哥伦布市，我们的宪法权利——尤其是第四修正案赋予我们的权利——作为政府的常规政策，每天都在遭到公然侵犯。

[00:24:04] Del Bigtree

这真的很可怕。

[00:24:05] Jefferey Jaxen,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所以是的，我的意思是，我们全都成了“预知犯罪”的监控对象。有以此为题材的电影，显然是反乌托邦电影，但这里更重大的讨论不仅仅在于Flock。这只是个引子，现在还有许多其他公司涌入了这个大规模数字监控领域，像手风琴般扩张开来，试图跟上这股潮流。这里就有一家：Toka。我来念一下这里的这些头条新闻。“Flock的领投方还投资了一家能够篡改监控录像的公司。”所以重申一下，Flock的领投方投资了这家公司。据报道，Toka允许客户黑入摄像头、篡改画面并消除证据，且不留下任何取证痕迹。他们为什么要配合那些同时监视着所有人的车牌识别摄像头来做这种事？我们不得而知。但背后支持者就是它，Andreessen Horowitz。它是Flock Safety和Toka多轮融资的主要出资方。所以这是同一个资方。而且掌握这些技术的都是私营公司。但这还不算完。还有Axon。Axon接入了Flock，并从车牌识别系统中抓取信息，而车牌识别公司Flock正在构建一个庞大的人员查询工具。一份泄露的文件显示——如果你细读这篇文章，上面写着这则消息让Flock这项本已饱受争议的技术变成了一种侵入性更强的工具，不仅有可能将经过摄像头的车辆与其车主关联起来，还能进一步关联到通过婚姻及其他社会关系与其产生联系的更多人。所以它通过人工智能抓取数据，搜刮互联网并寻找一切信息。只要你从这个摄像头前经过，它立刻就能查出关于你的一切。它正在为你建立个人卷宗，生成一份又一份的档案文件。

[00:25:37] Jefferey Jaxen,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我的意思是，你可能会质疑说，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数据中心。但让我给你们看看这个，就看这里的这张图表，来展示它们之间的关联性。你可以看到有Flock、Nova，有Tosca，还有一种叫Carbyne的东西，它能开启你手机的实时摄像头、麦克风和GPS。当你拨打911时，Paragon、Signal、Trace……所有这些，你可以看到，实际上只有大约两家、也许三家公司，三个资助方掌控着所有这些属于非政府掌控的私营企业监控。政府对此毫无发言权。这些私营公司掌握了关于个人的所有这些数据，非常隐私的数据。能出什么岔子呢？我们能信任他们吗？警方需要这些信息吗？也许吧。但我们能信任这些吗？因为我记得在2020年，CNN在当时的Twitter上发了一条帖子说：“肯塔基州将记录参加大型集会（例如教会礼拜）者的车牌，并将该信息提供给当地卫生部门，后者将要求这些人隔离14天。”想想看那是六年前的事。想想看我们在短短的时间内已经发展到了什么地步。如果用他们现在拥有的信息，你认识的每个人都会被隔离，因为他们能查出你见过谁。是的。事实上，我认为我们这里有一位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呃，肯尼迪，他在进入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之前，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反强制令游行中就向我们描绘过这种景象。来听听看。

[00:27:08] Del Bigtree

好的。

[00:27:09] Robert F. Kennedy Jr., U.S. Secretary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嗯，我们今天所说的就是所谓的“交钥匙式极权主义”。他们正在建立所有这些用于控制的技术与科技机制。这是我们前所未见的。自人类诞生以来，控制行为、举止、思想的方方面面，并彻底抹杀异见，一直是每一个极权国家的野心。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做到。即便是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他们也没有这样的技术能力。你还可以翻越阿尔卑斯山逃往瑞士。你可以像安妮·弗兰克那样躲在阁楼里。1962年，我和父亲访问了东德，见到了那些翻越柏林墙逃出来的人。所以那是有可能的。许多人为此牺牲，但依然是有可能的。而如今，正在建立的机制将使我们所有人都无处可逃、无处可藏。

[00:28:16] Del Bigtree

你知道，杰弗里，我对那段话有点创伤后应激障碍，因为在鲍比竞选总统时我是他的通讯主管。我数不清有多少次，报纸、新闻报道和采访中翻出那一刻、那句引语，声称他在那段话中提及安妮·弗兰克的名字是反犹太主义。然而我当时就坐在那里心想，他表达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我完全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他想说的是，你能想象希特勒掌握了我们今天的技术会怎样吗？他很可能早就赢了。他很可能势不可挡。当然也将无处可逃，无法奋起反抗。所以，我的意思是，我认为我们可以就此类话题与朋友进行深入交流，甚至跨越党派界限。我甚至可能会以唐纳德·特朗普为例，你知道，在我与鲍比合作并将这一切结合起来的過程中，我显然是支持他的。但我会毫不犹豫地說，嘿，听着，我们能否达成共识——Flock摄像头只要我经过就会追踪我是谁、我去过哪里、我和谁交往、我去哪间教堂或不去哪间教堂，或者我参加过哪些活动、集会或游行。我们大家难道看不清这一点吗？我们只需要一个当权的疯子，某个你所熟知的人。

[00:29:42] Del Bigtree

对很多人来说，他们认为唐纳德·特朗普就是那个疯子。那为什么你们还要允许这种可能被我们政府利用的监控存在呢？对共和党人来说也是同理。我们难道会想让那些自诩为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之类的人掌握这种技术吗？我们大家能不能有点远见，意识到无论你眼中的恶人是谁，历史都表明坏人是可能当选的，而一旦拥有这样的技术，一切就全完了。彻底结束了。根本无法逃脱这种愚蠢。如果当时存在这项技术，新冠疫情本会危险得多。正如我一再谈及新冠时所说的那样，他们一直在说下一场大流行不是“会不会发生”的问题，而是“何时发生”的问题。你能想象如果这些摄像头无处不在，它们会如何像鲍比所说的那样去压制异见吗？这真的很可怕。而且事实上硅谷有越来越多的公司正在入局。我的意思是，这些人出卖灵魂、出卖未来，他们所做的本质上就是把子孙后代推向奴役。全都是为了捞钱。当然，我明白。我确信把这些东西卖给警察局很容易，而且能让每个人的工作变得更轻松。但归根结底，你们建造的是关押我们自己的监狱，包括关押这个星球的子孙后代。

[00:31:03] Jefferey Jaxen,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是的。而且，我们报道了很多相关的讨论。你提到了很多阴暗面，或者说人性中那些不那么美好的一面。新冠犯罪、大规模数字监控。对于最后一个故事，我们来聊点轻松的，谈谈牛油果油吧。这个报道最近铺天盖地，而且完全是毫无预兆地冒出来的。这是《男士健身》上的一则头条。“牛油果油骗局”。“瓶子里装的究竟是什么”。像这样的头条我还能找出一大堆。到处都是。事实上，新闻里也铺天盖地全是这个。来看一下。

[00:31:33] Del Bigtree

好的。

[00:31:34] Female News Correspondent

如果你因为觉得牛油果油是更健康的选择而多花钱购买用其制作的食品，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一项新研究表明，你实际得到的可能并不物有所值。

[00:31:45] Male Speaker

我们的牛油果油出了问题，而且这不是什么好消息。

[00:31:48] Female News Correspondent

研究人员发现，尽管标签上唯一标注的油类是牛油果油，但89%的受检产品中都含有更便宜的油脂。

[00:31:56] Male Speaker

标有牛油果油的薯片、蛋黄酱和沙拉酱中，有89%都是假的。

[00:32:02] Male Speaker

他们在牛油果油中掺入了其他油脂。

[00:32:05] Female News Correspondent

89%的产品含有其他更便宜的油脂，例如种子油。

[00:32:11] Male Speaker

看起来它们被掺入了种子油、葵花籽油、红花籽油等。

[00:32:15] Male Speaker

这简直太离谱了，因为人们买这些产品就是为了避开种子油。

[00:32:18] Female Speaker

我们说的是来自Siete、Chosen Foods、Primal Kitchen、Jackson's、Kettle Brand、Boulder Canyon、Sprouts等众多品牌的产品。

[00:32:28] Female News Correspondent

当我们发现其中很多产品根本没有真正的牛油果油时，感到相当震惊。

[00:32:34] Del Bigtree

这可是件大事。是的。

[00:32:38] Jefferey Jaxen,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是的。这篇报道源自于……我觉得有意思的是，这篇报道其实只源于一项研究。媒体能关注到这一点固然很好，但这其实非常罕见。我的意思是，显然有很多研究需要我们在这里报道。我们在节目中仍然无法将它们全部涵盖。很多研究都需要媒体报道，而这项研究不知为何铺天盖地到处都是。我们来看看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这项研究。那里的研究人员发表了这项研究，名为《商业加工食品中作为原料使用的牛油果油和橄榄油的真实性》。他们检测了各类食品，沙拉酱、薯片，嗯，基本上他们能找到的所有东西，而他们的发现是……我们直接来看核心结论吧。他们的发现是：在54种标有牛油果油的产品中，有48种与正品成分范围不符。所以比例差不多达到了近90%。因此根据这项研究，很多产品并不含有标签上所声称的成分。再深入来看，它按类别和产品进行了细分。报告指出，在标有牛油果油的产品中，根据脂肪酸和固醇综合指标判定，93%的薯片样本被归类为与正品牛油果油不符。同样，71%的蛋黄酱样本和100%的沙拉酱样本被归类为不符。你可以在这里看到这项研究的一张图表。你可以看到在左边，基本上这些全部都是牛油果油产品。而在左侧，只有大约五个点与标签内容相符。其余的则全都不符。

[00:34:07] Jefferey Jaxen,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现在当我审视这项研究时，这是一项开创性的探索性研究，未经同行评审，你懂的。倒不是说同行评审有多大意义——正如我们在疫情期间所发现的那样——但这确实是同类首创。目前并没有太多的相关研究。这并没有增加现有的证据体系，它关注的是标签上的内容。现在，还有大量公司没有在标签上如实标明成分。因此对此有非常严格的法律法规。所以当谈到比如我们食物中未经妥善安全测试的化学物质时，包装上标注的内容，与配料成分以及你实际吃下肚的食品，完全是两码事。所以我很难相信会有这么多公司合谋隐瞒标签，因为你知道，这会让他们面临巨额的集体诉讼。归根结底就是这样。而且FDA如果真要采取行动，甚至可以直接关停他们的生产设施。如果他们发现事态严重的话。所以我在想的问题是，这是否属于监管链的问题，也就是他们从哪里采购和获取牛油果油的问题。这是不是应该去调查的方面？嗯，这些研究人员使用的方法，是否导致了这些高阳性率或假阳性？我不知道答案，但围绕这个话题确实存在很多疑问。

[00:35:25] Del Bigtree

嗯，而且我觉得这很有意思，你说得对。听着，如果这项研究有误，我认为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很容易面临诉讼，因为这影响了消费者的购买习惯。而且，你知道，当许多所谓的天然保健品被点名时，我就会提高警惕。我确信还有其他的大型食品产品，我们可能根本没听说过。我们听到的只是那些声称自己很健康的品牌。那么这是一次恶意抹黑吗？你知道，我觉得这件事后续还会有很多内幕。但我们必须明确，我们指的不仅仅是背面写着鳄梨油的微小字样，那不是重点。这是直接印在包装顶部的品牌标签。鳄梨油的使用方式就如同“有机”这个词一样。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会为印有鳄梨油字样的产品支付高得多的价格。因此，如果他们通过给我们提供同样劣质的原料来赚更多的钱，你说得对。那确实太恶劣了。所以我们拭目以待这件事的发展。但再次强调，我的意思是，我认为很多这类公司转手卖给了百事或纳贝斯克，然后你看着你所热爱的天然健康产品在一夜之间彻底变样。你真的爱看着它在一夜之间改变。我们，你知道，正如你所说，可能存在采购方没有告诉你他们更换了原料供应商的问题。所以这里面信息量很大。但是，你知道，这再次让消费者感到被抛弃了。比如，如果我仔细读了标签，连这都不顶用了，那我该怎么办？那我们该怎么办？所以至少它引起了关注，我对此感到欣慰。我们需要密切关注这类事情。

[00:37:02] Jefferey Jaxen,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是的。而且单凭媒体的属性，这就会对消费者的行为产生影响。媒体一经报道就会如此。不过，让我们整体来谈谈FDA吧。肯尼迪终于对GRAS——即“公认安全”认定采取了行动。这一直是一个敞开的后门，允许各大企业和公司进行自我验证。基本上就是：“你们想在你们的食物中添加这些化学物质，我们保证它们是安全的。”FDA便回应：“太好了。加进去吧。”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有所有这些化学物质，而欧洲却没有的原因。所以肯尼迪终于要堵上这个漏洞了。他开始向企业施压。他正在要求提供更多数据。他们需要关于这方面的更多安全性数据。所以这是一个重大举措。实际上，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特朗普新挑选的FDA局长人选身上。这是昨天刚出的突发新闻。特朗普将提名海蒂·奥弗顿领导FDA。嗯，她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完成了外科住院医师培训，嗯，当时与马蒂·麦卡利共事。所以他们之间是有交集的。上周总统签署关于疫苗的行政令时，她也在白宫现场。所以，嗯，这里前景广阔，备受瞩目，并且立刻就有大量工作要做。现在她还将与CDC主任施瓦茨协同工作。因此，我们的监管机构迎来了新的领导层。

[00:38:13] Del Bigtree

好的。非常精彩的报道，所有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密切关注的事情，而且正如我们所见，我们的日常生活正受到这些事情的影响。这真是一个令人赞叹的时刻。杰弗里。因为我们报道的很多内容，你知道，人们总会说，哦，你们是在医疗领域搞报道的。嗯，还有那个……那个医疗自由领域，以及有机食品和再生农业。我的意思是，这些恰好成了当今世界最大的头条新闻。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水门事件”，如今似乎成了笼罩在华盛顿特区上空的一团黑云。随着针对托尼·福奇的调查不断深入，他的手下们开始，你知道的，纷纷站出来认罪。所以，我的意思是，接下来可有好戏看了。杰弗里。我的爆米花都已经准备好了。继续保持出色的工作。而且，呃，每周都有越来越多的人收看你周一推出的节目。那方面做得真不错。我收到了很多好评，好多朋友都打电话过来。这真是一个开启新一周的绝佳方式。快速了解焦点和未来动态。所以老兄，继续加油干。杰弗里，真为你感到骄傲。感谢你主导的所有深入调查。

[00:39:25] Jefferey Jaxen,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好的。非常感谢。

[00:39:26] Del Bigtree

好的。我们下周见。大家知道，我们的工作离不开你们的支持。我在节目开场时就说过。我们没有纸尿裤公司甚至是维生素公司的赞助，但我们才是揭露这些真相的人，你知道，我想我们是最早，或者至少是最早一批通过《信息自由法》（FOIA）调取福奇邮件或文件的人。现在看看发生的一切。闸门正在打开。大坝正在决口。世界正在改变。呃，致所有从一开始、在一切看似绝无可能时就一直陪伴着我们的朋友。对吧？当时我总听到有人说，哎呀，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不可战胜的巨人歌利亚。什么都不会改变的。但事实是局势正在改变，而你们从一开始就与我们同在。致所有在新冠疫情期间关注我们，或是最近才加入我们的朋友。呃，这与你见过的任何新闻机构都截然不同。我们不会只是坐在这里对世上的问题怨天尤人、牢骚满腹。我们是在切切实实地付诸行动。当我们发现一个我们认为可以有所作为的报道时。我们会给政府致信，提交FOIA信息公开申请，如果必要，我们还会起诉政府。我们已经……我想现在外界已有广泛报道，你知道，我们为了起诉美国政府投入了数百万、数千万美元，是你们让这一切成为可能。我们带来了一则法律诉讼进展。

[00:40:42] Del Bigtree

看看所有这些胜利等等。顺便说一句，我们赢得了辉瑞的数据、莫德纳的数据。顺便提一下，正是因为你们，我们才知道新冠疫苗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本不可能做到。从没有人预料到，我们能让阿伦·西里在法庭上与政府抗衡多年。这里没有任何赔偿金。我们无法从中获得金钱收益。我们得到的不过是轻微惩戒，但这些惩戒如今正在累积成一份份起诉书。提起了146起联邦诉讼，调取了516份文件，公开了800万页材料。23个联邦机构被告上法庭。呃，嘿，可以说，我们正在向当权者发起挑战。而你们正与我们并肩作战。我们同舟共济。这就是成为知情同意行动网络一员的意义。如果你想支持这项工作，只需扫描那个二维码。你可以随时访问 icon.org/donate 或者直接前往页面顶部。如果你正在我们的任何网站上观看，可以直接点击捐款，我们非常欢迎定期捐款。每月26美元就非常棒，但如果你想进行一笔大额捐赠，或者想赞助某一起特定诉讼或我们正在开展的行动，你可以通过 info@icon.org 联系我们，我们将与你制定专属方案。正是许许多多这样的人让这一切成为可能。我们本周的法律动态确实是一封非常重要的信件，我们大家都可以参与其中。

[00:41:59] Del Bigtree

ICAN支持IACC，也就是跨机构自闭症协调委员会。呃，这是他们终于制定出来的一份研究计划。这是一份长达300页的文件，但我们……呃，通过ICAN提出了诉求。我们明确希望就疫苗问题展开讨论。这是我们寄出的信函。归根结底，我们希望你们也像我们在信中所写的那样去做，以确保这项研究真正做到全面。ICAN敦促IACC明确将疫苗纳入自闭症研究所评估的环境和免疫因素之中，包括通过设计合理的研究来检验接种疫苗是否与自闭症或神经发育倒退相关。要知道，这方面从未被研究过。神经发育倒退——这种向自闭症的退化，他们却依旧表现得好像人天生就是这样。我们的孩子原本还到处跑着说“妈妈我爱你，爸爸我爱你”。然后突然之间，他们就不再开口说话了。他们不再走路了。呃，这难道不该好好研究一下吗？不管怎样，呃，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专家组，你知道，里面坐满了曾来过我们节目的嘉宾，自闭症患儿的家长得到了充分的代表。最后，还有那些冒着职业风险去尝试治疗这些孩子的医生。这个小组里也有自闭症患者。实话跟你们说，我知道他们现在是在玩政治游戏。他们在那儿拐弯抹角地周旋，只是为了让那些最终能导向正确方向的研究得以开展。我敢肯定，他们之所以把疫苗从这份300页的文件中拿掉，只是为了确保不被阻挠、能把事情办成。

[00:43:31] Del Bigtree

我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在那些限制下工作，但今天是我们可以就此采取行动的最后一天。我们并不受那些限制的束缚。你现在就可以发一封电子邮件。情况极其紧急。这是我们的紧急时刻。我发出的行动呼吁。请联系他们。邮箱就在那里，IACC。Public inquiries@mail.nih.gov。把它记下来，保持关注。我们认为，如果你能发一封电子邮件支持这项计划，那就太好了。你支持IACC这个出色的团队，但请讲述对你而言关于疫苗接种的重要亲身经历。然后针对你想知道的事情寻求答案，并将你关于疫苗的讨论包含在其中。我们希望用我们对此事的观点填满NIH的这个邮箱。这正是你真正能够有所作为的地方。请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我们只剩截止到下午5点的时间。今晚，东部时间。别对我说，噢，我什么都做不了。我改变不了什么。正是这样的时刻，才让有所作为成为可能。另外，如果你想捐款并获得回馈，我想指出我们有Aaron Siri关于疫苗的书。阿门。如果你还没读过这本书，或者你认识还没读过的人，这是一份极好的礼物。

[00:44:51] Del Bigtree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想比你见过的任何儿科医生了解得更多，都在这本.....你知道的，相对轻薄的书里。 亚伦把这一切都涵盖了。 这基本上就是我们将十年的调查浓缩在了一本书中。 既引人入胜，又风趣幽默。 它既有深度，也能让人理解他在法律层面上是如何为此抗争的，以及他们究竟是如何把整件事像宗教一样对待的。 只要在我们的商店购买这本书，所有收益都归我们，而不是他。 所以你看，这是他送给我们的礼物之一。 请大家支持他这份心意。 我们还有很棒的T恤。 我很喜欢.....呃，你知道，在我们独立250周年之际推出的这个主题。 美利坚。 呃，这就是我们所坚信的。 我们在这里真的是在为美国而战，所以去商店逛逛吧。 这也是帮助我们继续开展当前工作的一个绝佳途径。 再次感谢大家成为我们的赞助者。 呃，在.....你知道的，当我周游世界采访自闭症患儿的父母和从业人员时。 被反复、反复提及的一件事就是顺势疗法。 有些家长给出了最不可思议的亲身见证，而我的反应则是：就那些小糖丸？ 我的意思是，我自己也吃过，比如有时候消肿用。 它真的能逆转疫苗的影响吗？ 诸如此类的问题。 呃，如果你看新闻的话，可不会这么想。

[00:46:16] Male News Correspondent

顺势疗法是一种替代医疗实践，其渊源可追溯至18世纪。

[00:46:21] Female News Correspondent

一种极具争议的替代医学形式，在全球拥有数以百万计的使用者。

[00:46:26] Male News Correspondent

它受到王室成员和明星名流的推崇，全球有5亿人声称使用过它。

[00:46:33] Male News Correspondent

顺势疗法药物基于几种不同于传统医学的疾病理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以同治同”。

[00:46:41] Female News Correspondent

其基本原理是：如果摄入极微量的有毒或剧毒物质，就可能根除某种疾病或病症。

[00:46:51] Male News Correspondent

如果某种物质能使健康人产生某些症状，那么理论上，将同一种物质稀释后给出现类似症状的患者服用，就能触发人体的自身防御机制发挥作用。

[00:47:04] Male News Correspondent

现代医学的许多领域，尤其是早期在我们开始合成用于治疗化合物之前，都建立在古老智慧的基础之上。即便在今天，我们也逐渐认识到，某些曾被视为替代医学的疗法可能确实具备治疗有效性。

[00:47:17] Female News Correspondent

不过在美国，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表示，几乎没有证据表明顺势疗法对任何特定病症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手段。

[00:47:24] Female News Correspondent

如今，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正计划严厉整顿许多顺势疗法产品的安全性问题。 这是一个规模达30亿美元、却从未受到过监管的行业。

[00:47:34] Dr. Paul Offit, Children's Hospital of Philadelphia

他们以为自己服用的是对自己有益的有效成分。 而骗局恰恰就在这里。 这就是所谓江湖骗术的地方。

[00:47:42] Del Bigtree

我觉得保罗·奥菲特就和看企鹅接种疫苗一样让我火冒三丈。 如果真想把这事炒热，只要把他放在任何视频的结尾就行了。 不过你看，顺势疗法已经存在非常非常久了。 现在有一个声音正让它重新成为焦点。 你可能已经在社交媒体上见过她了。 如果你还没见过，那也许你该少刷点街头打架和小猫视频，开始去关注真正重要的事情了。 这位是梅丽莎·库普施，来看看这个。

[00:48:13] Male Speaker

梅丽莎·库普施。

[00:48:14] Male Speaker

梅丽莎·库普施。

[00:48:15] Male Speaker

梅丽莎·库普施，她是Remedy Collective的创始人。

[00:48:19] Male Speaker

她曾帮助患者从子宫内膜异位症中康复。 她还帮助过许多受孕极其困难的夫妇。

[00:48:25] Melissa Kupsch, BSc (Hons) Hom, Homeopathic Practitioner, Founder, Remedy Collective

什么是顺势疗法。 这是一种振动医学系统，我们用它来激发人体先天的内在智慧。 我们现在的西医医生，比如你扭伤了脚踝并出现肿胀，他们会给你开抗炎药。 他们的做法与身体自身的反应背道而驰。 而顺势疗法医师则认为这种炎症反应是一件好事。 这是一种自愈反应。 人体是一台自我修复的机器。 当受到正确的刺激时，它的潜能令人难以置信。 你看到有人因疫苗受损，或者来找我时全身都有严重的病理表现，而我为你进行了排毒疗法后，这些症状立刻就治愈了。 这就证实了最初的诱因与 MMR 疫苗的某种成分密切相关。

[00:49:17] Male Speaker

哇。

[00:49:18] Melissa Kupsch, BSc (Hons) Hom, Homeopathic Practitioner,Founder, Remedy Collective
当我开始研究顺势疗法的历史时，我感到非常震惊，发现在仅仅100年前的全美各地，你们就曾拥有100多所顺势疗法医院。 J.D. 洛克菲勒有他自己的私人顺势疗法医生。 英国女王也有她自己的私人顺势疗法医生。 当然，看看制药行业的腐败吧。 当人们终生依赖药物时，他们能赚多少钱？ 他们根本不想让人们了解顺势疗法及其功效。 是的，我认为世界上很多人现在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了。 比如意识到，嘿，我们的方法一直都错了。 我们不可能靠吃药来获得健康。 我想大概还需要至少10年时间。 我认为顺势疗法将成为医学的中流砥柱。 我看到我们正在打破制药业的垄断控制。 我们需要掀起这场革命。 这股广泛的群众力量无疑正在积聚。

[00:50:16] Del Bigtree
好的，显然这里面包含了很多学问。 许多顶尖的播客主持人都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我也一样，我想台下的许多观众也是如此。 非常荣幸和高兴邀请到 Melissa Kupsch 加入我们。

[00:50:27] Melissa Kupsch, BSc (Hons) Hom, Homeopathic Practitioner,Founder, Remedy Collective
谢谢。

[00:50:28] Del Bigtree
很高兴您能来。

[00:50:29] Melissa Kupsch, BSc (Hons) Hom, Homeopathic Practitioner,Founder, Remedy Collective
当然。

[00:50:30] Del Bigtree
你可真难请到。 在播客和社交媒体领域中，一旦话题火爆起来，你就是其中极具分量的一员。 呃，让我们从什么是顺势疗法最基本的地方开始聊起吧。因为在那段视频剪辑中，有位医生说，呃，其理论是给你一点点有毒物质，然后那就能治愈你。 当然我想说，你知道的，那段剪辑出自《The Doctors》电视节目，我以前就在那里工作。 但我想说的是，我觉得你刚才描述的分明是疫苗。

[00:51:01] Melissa Kupsch, BSc (Hons) Hom, Homeopathic Practitioner,Founder, Remedy Collective
是的。

[00:51:02] Del Bigtree
这很有趣。 他们都在那儿嗤笑。 你能想象给人吃毒物吗？ 你看，但实际上顺势疗法几乎什么都没有。 它实际上不是那样，它被稀释得太厉害了。 但请告诉我制作过程。 当我们说“一点点”时，它到底有多稀释？ 这“一点点”到底有多微小？

[00:51:17] Melissa Kupsch, BSc (Hons) Hom, Homeopathic Practitioner,Founder, Remedy Collective
稀释得非常厉害。 我们会从大自然中提取所有这些不同的物质，将它们送入顺势疗法药房。 比方说，我们正在制作顺势疗法的山金车制剂。 当你制作时，你会用水将其稀释并进行大量震荡。 然后你再次重复这个过程。 因此，它被稀释和震荡的程度取决于所需的效力强度。 但当你探究最新的研究时，甚至是关于水的研究——水保留信息的能力，水甚至可能承载意识的潜力。 通过那个过程你可以看出，你可以将其稀释到这样一个程度：所有的频率和信息都留存在那水中，但原本成分的毒性却消失殆尽了。 所以我们确实会使用一些毒素。 但正如帕拉塞尔苏斯所说，是药还是毒，关键在于剂量。 是的。 是的。

[00:52:12] Del Bigtree
而且这些剂量极低，大药厂根本不会去涉足。 我想药企甚至压根不会往那方面想。 事实上，他们的论点是里面根本没有任何有效成分。 对吧。 常见的说法通常是，它不过就是颗糖丸。 这就是…… 而且我认为保罗·奥菲特也是这么主张的。 这纯粹就是个骗局。 它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但你所说的——也是我越来越常听到的——是……对吧。 关于频率、关于能量。 老实说，这些词汇对我来说很难完全接受，但我看到身边有太多的实际成效，以至于我意识到…… 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必须正视这个问题。 我算是个需要看到证据的人，但我还是会用这个。 那么我们来聊聊山金车吧，因为我想这是我们大多数人都会用的一种，对吧？ 我出了个意外。 我去滑雪，你懂的，摔断了肋骨。 你猜怎么着？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吃了一些山金车。 山金车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它属于顺势疗法药物，而不仅仅被视为一种草药疗法？

[00:53:04] Melissa Kupsch, BSc (Hons) Hom, Homeopathic Practitioner,Founder, Remedy Collective
嗯。 嗯，它之所以成为顺势疗法药物，实际上是在于稀释和震荡的过程，因为你真正获取的是频率层面的信息。 现在，当你审视人体时，连顶尖科学家现在也会告诉你，随着我们在量子物理学和认知上的不断深入，你知道，我们在顺势疗法中所认识到的远比以往被引导去相信的要得多得多。 我们会称之为生命力。 这就像是你的能量场。 对我而言。 它甚至几乎就像人类的灵魂，因为你想想在受孕的那一刻，精子与卵子结合，闪烁出一道微光，即锌火花，那就是一个能量蓝图，对吧？ 它蕴含了所有的信息，进而让这个婴儿完美地发育成长。 我们知道，贯穿我们一生的这种生命力，在中医里会被称为“气”。 但在各种不同的疗法体系中，我们会换个称呼。 但这正是我们所指的东西。 正是这种神圣的、天生具有智慧的力量，懂得如何治愈人体。 这是上天赐予的。 所以当我们出生后，你知道，当你被割伤或受了伤，身体知道它该做什么。 比如，如果你扭伤了脚踝，你需要山金车，身体会怎么做？ 它会让脚踝肿胀起来。 它会发红、发炎，可能还会酸痛，这样你就不会去活动它。 这样你就不会用它着地走路。 而它肿胀的原因，正是自愈的迹象。 它正在将所有的自愈因子输送到脚踝。 现在你去看现代对抗疗法医生，开些西药。 他们会给你开，你知道的，类固醇，大概还有消炎药之类的来消肿。 你这其实是在阻碍身体天生的自愈反应。 人们总是这么做。 你发烧了，他们就给你退烧。 扁桃体肿大。 那其实是一种保护机制。 如果持续时间过长，医生就会把它们切除。 就好像在说：‘噢，我们其实并不需要那些器官。’

[00:54:41] Del Bigtree
不需要那些。

[00:54:41] Melissa Kupsch, BSc (Hons) Hom, Homeopathic Practitioner, Founder, Remedy Collective

是的。但你真正做的只是把身体里的火警警报器拆掉了。大火仍在肆虐，所以你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原因。说到山金车（Arnica Montana），这很有意思，因为他们最近做了一项研究。它出现在彼得·古尔德（Peter Gould）发出的一封 Maha 邮件中，他一直在审视所有系统性撤回证明顺势疗法有效的文章的情况。其中就有一项关于山金车的研究。他们是在培养皿中对其进行观察的。他们所看到的是，与空白对照组相比，暴露于顺势疗法频次山金车下的组织，其巨噬细胞和自愈特性在山金车的影响下得到了极大增强。因此这些成果发表在期刊上，你知道，医生们可以看到并下载它。而很多这类的研究却被故意撤稿，有时是在事隔5年、已被下载6000次之后。撰写这些文章的很多人本身就是执业医生，他们也喜欢在临床诊疗中使用顺势疗法。其中有一篇是关于肿瘤学的，探讨了顺势疗法对其产生的效果。有一篇被撤回的文章来自《欧洲……》。《欧洲儿科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Pediatrics）。这项研究表明，在生命的前24个月使用顺势疗法，与仅采用常规主流干预的对照组相比，生病更少，对抗生素的需求也更低。孩子们实际上长得更高了，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这项研究引起了广泛关注，但最近却被撤稿了。

[00:56:11] Del Bigtree

好吧，我的意思是，在一个受各种势力控制的世界里，我们看到的就是这种情况，这些论文的资金来源，你知道，全都是制药公司。所以我们在那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知道杰伊·巴塔查亚（Jay Bhattacharya）试图清理的事情之一就是，你知道，这些同行评审期刊背后的资金支持，呃，这个，你知道，因为我的很多受众，我们关注疫苗，当然还有新冠、疫苗伤害，尤其是儿童的疫苗伤害。嗯，而且我认为自闭症是一种疫苗伤害，也是一种极难治疗和康复的病症。有些人成功改善了，但当我在外面接触了解时，我会说有两大主要共性。我总会提到，你知道，当你和了解自闭症的人交流时，他们会说：你遇到一个自闭症儿童，也仅仅代表这一个自闭症儿童的情况。每个人的具体表现以及真正有效的方法都有太多差异。但我确实常听到的一个主题是改变饮食，戒断酪蛋白（即乳制品）和麸质（即小麦制品），这带来了巨大的改变。然后另一个就是顺势疗法。我只是说这完全是个案经验，但这确实是最常提到的事情。我总是问，什么对你们有效，尤其是那些取得显著成效的人，顺势疗法总是位列其中，他们提到用顺势疗法来逆转疫苗接种程序造成的影响或诸如此类的情况。你对这个过程有所了解吗？

[00:57:38] Melissa Kupsch, BSc (Hons) Hom, Homeopathic Practitioner, Founder, Remedy Collective

我在顺势疗法实践中就是这么做的。从本质上讲，你可以做一种叫做“顺势疗法排毒”的事情。因此，如果疫苗对身体的免疫系统造成了冲击，你就可以反馈出完全相同的频率，所以他们实际上是用疫苗成分来制作的。比如百白破疫苗（DTaP），当他们把那个频率反馈回人体时——请记住，我们拥有一种非常聪明且储存了大量信息的生命力。当身体接收到那种刺激时，它会识别出来，并作出相应的反应。这就是顺势疗法中我们称之为“同类相斥”的机制。因此，正是这种频率激发了自愈反应。而这种自愈带来的后续效果是非常显著的。有一本书是艾米·兰斯基（Amy Lansky）写的。她拥有博士学位，曾在NASA工作，她的儿子曾被诊断出患有自闭症。她在名为《不可思议的治愈》（Impossible Cure）的书中详细讲述了应对自闭症的历程以及运用顺势疗法的情况。而且你知道，她的儿子后来摆脱了这个诊断。但这绝对是其中之一。这是关于激发个体的能量场来进行自我疗愈。举个例子，有一位女士正在我们的顺势疗法学校学习。她认为自己的儿子因百白破疫苗受损而失明。嗯，在那种情况下，你并不能总是确切地说出致病原因是什么。但作为顺势疗法医师，我们总是在梳理时间线，寻找那个……“自……”好吧，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失衡的？在她看来，诱因似乎就是百白破疫苗。

[00:59:06] Del Bigtree

“自……”好吧，就是“自从某某事发生后，我就再也没好过”。

[00:59:10] Melissa Kupsch, BSc (Hons) Hom, Homeopathic Practitioner, Founder, Remedy Collective

很多时候，这种“自那以后身体就没好过”的转折点往往是一次疫苗接种或一次医疗干预，也可能是其他药物。所以，你知道，我最近带一个学生时接诊了一位患者，她自分娩时打过硬膜外麻醉后身体就一直没好过。自那以后的八年里，她每周都会偏头痛。我们回馈了产科药物的频率——我们是在顺势疗法药房配制这种制剂的——用药后，她的偏头痛彻底消失了。所以你就知道，“自那以后身体就没好过”这个假设是正确的。因为如果你回馈这种频率后它治愈了，你就知道问题所在了。但在这个案例中，关于D

[00:59:43] Del Bigtree

你刚好提到了我深信不疑的事情。你谈到了内在的智慧。而这曾经是医学所理解的东西。医学曾经教导医生，要倾听你的患者。他们对自己身体的了解远超过你。而这一点已经被所有主流医学彻底抛弃、抹杀、摧毁并束之高阁了。但事实是，我们其实隐约能感觉到自己是在哪里开始不对劲的。对吧。我认为很多人一开始会觉得“我毫无头绪”，但如果你深入追溯，就会发现“嗯，可能是……”，所以这很有意思，对吧？我们身上携带着这种认知，却没有任何医生会问我们这个问题。

[01:00:16] Melissa Kupsch, BSc (Hons) Hom, Homeopathic Practitioner, Founder, Remedy Collective

这就是为什么一次顺势疗法问诊通常需要90分钟甚至更长，而普通医生问诊不到10分钟。但在顺势疗法中，我认为疾病通常有三个根源。它可能是有毒的医疗干预或环境毒素。也许是你接触了草甘膦，你的身体就是从那时开始彻底失衡的。所以可能是毒性暴露，也可能是生活变故、心理创伤。你知道，比如父母离异。从那以后他们就开始胃痛、便秘或偏头痛。那就是你的“从那以后”。一直没好过，正是因为那种情感创伤。

[01:00:45] Del Bigtree

创伤，而且顺势疗法也能处理情绪问题。

[01:00:48] Melissa Kupsch, BSc (Hons) Hom, Homeopathic Practitioner, Founder, Remedy Collective

确实如此。它是关于心灵的医学。许多人的身体疾病都是痛苦的体现，无论那是被压抑的悲伤、被压抑的恐惧，还是愤怒，你知道，身体就是这样。这就是它向我们倾诉的方式。这些信息以症状的形式呈现。当你去看对抗疗法医生，而他们只是给你开抗抑郁药，或者给你开涂抹湿疹的类固醇软膏时，这根本无法触及你的心灵、你的身体为何会表现出这些症状的根源。所以第二点是心理和情感创伤。第三点则是你的代际遗传。在主流医学中，他们会称之为基因遗传，对吧。或者是癌症。“这只是你的基因问题。”不，它存在于能量层面。不过有时这确实会沿家族代代相传。所以，如果你的母亲和祖母也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那么很有可能，在你的一生中，当身体开始表现出失衡时，它更有可能以家族中能量被扭曲的熟悉方式显现出来。而顺势疗法在应对这三个方面都表现得极其出色。

[01:01:45] Del Bigtree

哇。 好吧，我们已经探讨了你可以应对疫苗损伤，见识过了这一点。 而接下来真正要探讨的，是那些不想接种疫苗、但倾向于采用这种顺势疗法的人群。 是的。 嗯，在这个问题上我一直持观望态度。 我一直说我想让我的孩子们自然感染疾病，因为就像我之前谈到企鹅时的想法一样。 我认为那些企鹅会完全没事的。 我认为它们能获得的最强大的免疫力正是来自于感染禽流感。 很高兴它们正在经历这个。 很高兴它们正在建立免疫力并保护我们其他人。 嗯，但是换成顺势疗法——我想说明白，我们目前还不能完全依赖顺势疗法。 政府是不会认可它的。 但是……它是如何起作用的呢？ 顺势疗法药物是如何做到我们设想中疫苗所做事情的？

[01:02:30] Melissa Kupsch, BSc (Hons) Hom, Homeopathic Practitioner, Founder, Remedy Collective

所以很有意思的是，就像你之前说的，顺势疗法听起来几乎和疫苗很像，对吧？ 当你看看最早研发白喉疫苗之一的诺贝尔奖得主时，他叫埃米尔·某某。 而他说，他当年的研发灵感其实就来源于顺势疗法。 但从顺势疗法的角度来看，理念是让孩子能量场接触那种能量刺激，这样当他们在现实中遇到病原体时，身体就能识别出来。 疾病就会绕过他们。 这一疗法是由塞缪尔·哈内曼创立的，他在创立顺势疗法时由一名医学博士转为了顺势疗法医生。 在1798年，猩红热肆虐蔓延。 当时他正在用颠茄治疗一个小女孩，因为她的手指和关节红肿发炎。 直到今天，颠茄依然是我们针对该症状使用的药物。 当时家里只有她在服用颠茄，结果猩红热唯独绕过了她，父母便说，这太奇怪了，因为她平时是家里身体最弱的孩子。 我本以为她会被猩红热狠狠击垮的。 于是哈内曼心思一动，心想，天哪，也许我们可以用它来进行预防。 所以这被称为顺势预防。 这就是它的起源。 随后在1801年，他发表了一篇题为《猩红热的治疗与预防——不，是《猩红热的治愈》的文章。 他在文中提到了颠茄。 当时很多医生也开始购入颠茄。 想寻求猩红热防护的人们，在他们的诊所或住宅外排起了长队。 和你一样，很多顺势疗法医生也在观望：我们到底认为在哪些情况下可以采用顺势预防？ 它到底有没有必要？ 很多顺势疗法医生会说，为什么不等到他们真的出现症状时再介入呢。

[01:04:14] Del Bigtree

针对症状进行干预，这样更容易挺过去。

[01:04:16] Melissa Kupsch, BSc (Hons) Hom, Homeopathic Practitioner, Founder, Remedy Collective

有了我的三个男孩后，这大体上就是我想走的方向。 但我得说，当他们到了五六岁，并出现了我推测是百日咳的症状时。 我也和整体健康领域的一些人聊过，他们的孩子也表现出了同样强烈的症状。 我确实认为，如果是个六周大的婴儿，或者六个月大甚至更小，那其实会非常难熬。 所以你现在有了安排，艾萨克·戈尔登博士是一个非凡的资源，我会向任何想了解顺势预防的人推荐他。 他甚至去过古巴，通过芬利研究所与当地政府合作。 嗯，那里的坎珀·雨果医生，她——他们针对钩端螺旋体病的爆发，向220万人推广了顺势预防。 你可以从图表中看到，一旦引入顺势疗法药物，病例就出现了绝对的断崖式下降。 在220万人中取得如此成功之后，第二年，芬利研究所——也就是这位坎珀医生所负责的机构。 她研制出了第一款B型脑膜炎疫苗。 她之所以涉足顺势疗法研究，纯粹是因为她看到在某个所有人都接种了疫苗的地区，效果似乎异乎寻常地好。 她就想，为什么在这个地区会如此有效？ 于是她飞到那里，问医生们：你们在这里做了什么？ 他们说：嗯，我们同时在开展顺势预防。 然后她便开始着手研究，她说，作为一名受聘从事疫苗研发的科学家，他们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无非就是安全——真正安全、无不良反应、成本低廉从而让人人都能用得上，而且不需要疫苗冷链冷藏，并且不需要耗费数年又数年时间来生产的东西。

[01:05:57] Melissa Kupsch, BSc (Hons) Hom, Homeopathic Practitioner, Founder, Remedy Collective

因为说到流感疫苗，等他们把疫苗研制出来并给人们注射时，你知道，无论他们认为自己实际在针对哪种毒株进行免疫，那种毒株都早就过去了。 通过她的所有研究以及担任古巴芬利研究所所长的经历，她相信顺势预防法正是这一构想的实现。 当被问及此事时。“那为什么我们不直接这么做呢？”她说，这其实完全归结于利润，因为在她针对钩端螺旋体病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后，次年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下的古巴政府就表示，别费心思去研发另一种疫苗了。 我们不想买。 我们要采用顺势预防。 他们将顺势预防法应用于980万人的猪流感防治，而病例仅有寥寥数例。 结果芬利研究所没有拿到经费，因为疫苗原本是一笔资金来源。 所以她说，董事会里的那些医生指着她说：“这都是你的错。” “你知道，导致我们拿不到经费。” 所以你可以看出这其中的经济利益问题。 但顺势预防法确实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而且，你知道，如果政府能在安全性方面对其进行考察，因为我们并非在用化学物质轰炸你的身体，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法。 场介导的。 我相信，也希望这正是未来的医学所引领我们的方向。

[01:07:12] Del Bigtree

这太令人兴奋了。 嗯，我想和你聊聊你正在努力重建顺势疗法医院的事，就像它们曾经在美国那样。 我还想聊聊历史上所有一直在使用顺势预防和顺势疗法的人。 不过我们留到《Off the Record》节目里再聊吧。 感谢你今天参与我的节目。 我们这周要做点不一样的事情。 你们很多人一直给《Off the Record》来信。 说时间太短了。 感觉刚听入迷就结束了。 还有人说紧接在《Highwire》之后内容太多了。 说我刚看完了整期《Highwire》。 所以我们这周打算尝试一种新安排。 我将和梅丽莎一起录制《Off the Record》，我们将在周五晚上5点播出，太平洋时间，东部时间晚上7点。 东部时间。 是这样吗？ 东部时间 晚上8点。 而且，呃，对于那些喜欢完整听播客的朋友，我们会在那里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我有很多很多问题。 你知道，这确实关乎一场改变世界的运动。

[01:08:05] Del Bigtree

我们会深入探讨这个话题。 具体是这样安排的。 从明天开始，我们将开放我们的HighWire Plus应用程序。 你只需要提供你的电子邮件。 你不需要是定期捐赠者或类似的身份。 这样所有人整个周末都可以观看。 包括我们之前录制的《Off the Record》播客，尤其是梅丽莎这一期，将在明天周五上线。 我希望你们能在评论区留言，说说你们对这种做法的看法。 我们一直在努力贴合大家的实际需求。 我们一直在读你们的邮件，呃，正因为你们中一些人的建议，我们才安排了杰弗里·杰克森在周一做资讯解读，所以周五晚上一定要关注。 嗯，我谈到的其中一件事是，你知道，这不仅是向《The HighWire》捐款的一种很酷的方式，也是在机场漫步时的绝佳穿搭，万一我正好也在那里呢。 猜猜谁会走过来打招呼？ 或者是其他人会说：“嘿，我也看《Highwire》”，这就是我们Highwire同道中人的相认方式。

[01:09:01] Male Speaker

《The Highwire》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01:09:10] Female Speaker

我们发出了号召，大家积极响应，向我们展现了你们的 Highwire 风采。

[01:09:14] Female Speaker

这就是我们的 Highwire 风采。

[01:09:16] Female Speaker

这就是我们的 Highwire 风采

[01:09:17] Female Speaker

世界各地都有代表 Highwire 团队的身影。

[01:09:22] Female Speaker

在自由之州佛罗里达穿上我们全新的 Highwire 装备。

[01:09:25] Male Speaker

戴上这顶帽子让我感到无比自豪。

[01:09:27] Female Speaker

我是一名导乐和分娩教育工作者，我非常喜欢穿这件 get Factsinated T恤。

[01:09:32] Female Speaker

有时候重要的不仅是你穿什么，而是穿着它时你会遇到谁。

[01:09:36] Female Speaker

昨天我穿这件衣服时，一位游客走过来对我说：‘真喜欢你这件衣服。’

[01:09:41] Male Speaker

自从2020年我从‘母体’（The Matrix）中觉醒以来，我一直在与邻居交流，并与当地社团建立联系。

[01:09:47] Female Speaker

很多人在探讨疫苗话题时都有点犹豫，而穿这件衣服让他们更容易主动接近我，我也清楚该指引他们去哪里了解真相。

[01:09:56] Female Speaker

无论你是在接送孩子上下学，还是参加全球各地的集会游行。 我们看到了你的奉献，感受到了你的支持。 我们希望看到数以百万计的真相传播者向世界展现他们的 Highwire 力量。 请访问 The HighWire dot shop 支持我们的使命，为全家选购装备吧。

[01:10:15] Female Speaker

非常感谢你们。 继续加油。

[01:10:17] Female Speaker

感谢你们传播真相。

[01:10:19] Female Speaker

我们爱你们。 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

[01:10:25] Del Bigtree

你知道，我回想着我们今天报道的很多故事，以及我此刻正在思考的许多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你们呢？ 我是说，我发现自己总在问，你知道，我来这里是为了什么？ 此时此刻，我在这世上的使命是什么？ 在欧洲旅行时，我经常有这个疑问。 比如，我为什么要在欧洲？ 你知道，我发现自己总是在被指引着去做一些事情，而往往只有在事后回望时，才能理解其中的意义。 但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件事是，你知道，有这么一种观点，认为你无法真正改变一个千疮百孔的系统。 你必须建立一个全新的系统。 而且我想到，你知道，当我们看到这些头条新闻时，我看到了正反两方面的观点，我看到你们很多人会说，哦，太好了，行政命令根本没有牙齿，毫无威慑力。 根本不会有什么结果。 哦，这甚至远远不够。 我是说，你看，我们可以持有这种态度，保持怀疑并没有任何错。 我本人就是秉持着这种怀疑态度的。 我总是在向各方提出质疑。 但我确实想说，根据我的经验，如果你想看到周围的世界发生改变，你就必须相信这是可能的。

[01:11:29] Del Bigtree

你知道，就像我们刚才讨论的顺势疗法能量一样，你在身处的这个世界上又携带着怎样的能量？ 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解药，那我们所承载的又是怎样的能量？ 我们是在四处搜寻能找到的每一个问题，从而让自己变得软弱无力吗？ 因为我认为我们常做的一件事，就是坐在那里，对自己看到发生的一切倾泄尽可能多的负能量与悲观情绪。 因为我觉得实际上，这减轻了我们无所作为的内疚感。 这让我可以心安理得地瘫在沙发上，你看？ 反正一切都毫无意义。 看吧，反正投票也是毫无意义的。 这届政府和上一届没什么两样。 哦，反正鲍比·肯尼迪也没真正做成什么事。 有什么意义呢？ 而这正是那些正在掌控世界的威权政府…… 世卫组织 想从你身上得到的。 也是联合国 想从你身上得到的。 也是世界经济论坛想从你身上得到的。 坦率地说，这也是美国 政府和深层政府想从你身上得到的，他们想让你放弃。 他们想让你彻底认输。 而让你落入这种境地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你憎恨周围的世界，对它充满消极，并感到无能为力。 这就是为什么无论发生什么，我每天早晨都会尽量坐下来冥想，去思考这个世界上积极美好的事物。

[01:12:43] Del Bigtree

我想到了我漂亮的孩子们，我的家人，还有空气。 去散散步，走出去。 我想告诉你的是，正如我在节目开头所说，我一直把球棒指向看台。 我曾经不信。 每一天。 我认为贝比·鲁斯不会去想“今天我不确定能不能行，但我无论如何都要去做，因为这就是我做的事”。但我向你保证，如果他站上打击区，而你的想法是“我刚才说过我要击出全垒打”，你就更有可能做到，尤其是当你坚信这一点，尤其是当你正在开辟道路并书写历史的时候。 回顾过去，当我满怀信心地迈步前行时，更多事情都会顺遂我的心意。 并不是。 并不是所有的事。 我又不是上帝。 我无法左右一切。 你知道的，我无法强行改变身边的境况。 但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当我与这些记者交谈时，我一直对自己的立场和胜利保持非常积极的态度，即便在十年前形势看似严峻、没有人在谈论疫苗的时候也是如此。 现在要对此保持积极乐观已经变得越来越容易了。 所以，请保持怀疑的精神。 质疑你周围的一切，但不要让它拉低你的能量频率。

[01:13:49] Del Bigtree

你的频率正在改变世界。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有40%的美国人在质疑疫苗，而不是像十年前那样只有5%。 这就是为什么70%的美国人哪怕投票支持了卡玛拉·哈里斯，也依然认同MAHA并主张改变食品现状。 关于所有这些方面都有非常充分的民意调查。 这是终点吗？我们赢了吗？ 结束了吗？ 没有。 事实上，我认为如果我们听从开国先父们的教诲，永远保持时刻警惕，将是我们守护自由的唯一途径。 但不知为何，那些在《独立宣言》上签署姓名的人，知道一些英国舰队所不知道的事情。 那仅仅是一小群人。 他们本该感到恐惧。 然而他们却充满信心。 他们信仰自由。 他们坚信自主。 他们不知为何坚信人们会追随他们，世界将会改变。 我们的信念就是我们的频率，我们自身承载的能量正在决定着我们的生活世界。 是的，你的确在创造属于你的现实。 所以请继续关注《The HighWire》，在这里我们正在开创一个关于自由、医疗自由、健康与繁荣的现实。 我们深信不疑，因为我们看到这一切正在我们身边发生，而正是你们让这成为可能。 我们下周在《The HighWire》再见。

END OF TRANSCRIPT